

诗旅奉化

石门访竹

高鹏程
春山如煮。
绿色的火苗，舔舐着四月的大雷山。
穿村而过的溪水，
又一次漫过了履厚桥上的青苔，
戴高履厚。
千百年来，一脉来自江山的余脉与一根毛竹互为词根，
构成共同的生存海拔。
高处，竹尖上晃动的人影已成为传奇，
中间是正在拔节的人间烟火。
家家门口支起的铁镬里，熬煮着又一个春天，弥散的笋香，
将再次唤醒石门人舌尖上的记忆。
而在看不见的暗处，
粗壮的竹鞭和一个家族的血脉盘根错节。
有些正在孕育新的笋节，
有些，已经伸向更远的地方。
一种秘密的带电的力，
正在把一个崭新的世界拱出地面。

诗外音:

最早知道石门，源于同事讲起的“竹海飞人”的故事。当地村民中，有一些能够借助竹子的韧性和弹力，从一根竹子的顶端飞身跨越到另一根竹子的顶端，动作轻盈敏捷，宛如古代侠客。

听着他们的描述，我迅速脑补了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的画面，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尖上飘飘飘来，用的是一种叫“凌波虚步”的轻功。没想到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功夫。

就在我蠢蠢欲动打算奔赴石门一探究竟时，又被告知，现在有这样本领的石门人已经不多，且年纪较大，能够看到他们的表演已经是可遇不可求的事。悻悻之余，我又在网上百度了一下有关“竹海飞人”的相关信息，聊作安慰。

资料显示，石门村目前还有3名“竹海飞人”，均已年过半百。他们分别是58岁的毛木信，53岁的毛裕自和52岁的毛绍兴，都是当地普通的山民。之所以称他们为“竹海飞人”，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功夫已到

了得心应手的程度。仔细读来，才知道这是从小爬竹练就的功夫。

石门村位于大雷山麓，屋后就是林山竹海，莽莽苍苍，家家都有一片竹林。靠山吃山，长久以来石门人依赖万亩竹林养家糊口繁衍生息。竹子遮天蔽日，需要定期削去竹脑，否则不利于新竹萌发、老竹承重。于是乎慢慢衍生出了一些专门以削竹脑为生的人。为了节省体力，提高效率，他们在长期劳作中，不再爬上爬下，而是尝试直接从竹子顶端腾挪而去。

事实上，这貌似简单的动作，包含诸多风险。首先要学会根据竹子的长势、颜色准确判断竹龄、韧性，是否虫蛀。否则一旦失手，轻则伤身，重则有性命之虞。细究之下，也就明白了，这个世间诸多绝技，事实上都是被逼无奈，背后都是生存的辛酸。

今年清明放假期间，我闲着无事，忽然想到之前一直想去而未曾如愿的石门。于是一个人驱车前往。

这次去石门，不为“竹海飞人”，

而是另有目的。我供职的单位，年初启动了一项名为“艺术点亮乡村”的计划，石门即是其中的一个试点。我从去年以来，手头一直做着一个小专栏，尝试以诗文的方式，为奉化各地的山乡风物留下一点文字记录。尽管难度不大，但是要从去过的每一处都发现一点诗意，还真不容易。

对石门，也许是之前有关“竹海飞人”的印象比较深，先入为主吧，没去之前，我就把写作的核心物象定在了竹子上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无论古体还是新诗，写竹子的诗，即便谈不上“罄竹难书”，也是俯拾即是。怎么避免重复，同时让一首小诗歌能带出石门的一些特色，也让人颇费思量。思来想去，没有头绪，心想还是去了再说。

时值四月，春山如煮。沿溪两岸，家家门口支着一口铁镬，村庄里弥漫着春天山野和油焖笋的香气。高出屋檐的烟囱，氤氲着久违的炊烟。沿着石门溪往上走，能见到众多的石桥，村口不远处，即有狮凤桥、梯云桥。而村中最负盛名的、最

古老也最精致的当属履厚桥。桥名据说出于清姚元之的《竹叶亭杂记》中“荷两朝之恩遇，浹体沦肌；际累世之昌隆，戴高履厚”之句。戴高履厚——恰恰是这座桥名，忽然让我有了书写这个村落的灵感。

人生天地之间，无论单个人之，还是一家一族，要想出人头地，要像毛竹一样，扎根深土，从竹鞭萌发，竹笋破土，竹节攀升，一节一节向着高处生长，最终顶天立地。800多年前，石门先祖，从一人一家一户，逐渐衍生为一个庞大家族。其经历恰如毛竹落地生根、开枝散叶。

据宗谱记载，始祖毛旭，是衢州江山石门村后唐进士仁谔公季子，跟随其父来明州（宁波）赴任，其间游于剡溪源头，见此地山清水秀、土地厚灵，遂卜筑于此，时约北宋初年。为教后人不忘祖根，村名亦以“石门”名之。清朝康熙年间的宋祠义堂大门外有一副对联，上书“江山衍脉三千里，宋室开基八百年”。如今已移于村口新建的城楼两侧，向外昭示着石门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悠远历